

夕日老屋

贺宝璇

我的老家在离牟平城二里的城南贺家庄村,老屋建于1938年春,坐落在贺家庄村西头,有正房五间,厢房三间。

1938年1月,我父亲、祖父在大连的绸缎庄和食品铺做会计工作,生意很好,祖父、父亲的工作还可以。但是日本鬼子侵入大连沙河口区以后,生意骤减。祖父、父亲除了白天给绸缎庄和食品铺做会计工作外,晚上还给我刚从牟平雷神庙西王贺庄村到大连的大哥、9岁的吉钢上小学课,大哥吉钢聪明灵利,深得祖父母、父母亲的喜爱。一天,吉钢大哥早晨起来到海边挖海物去,没想到刚到海边,竟遇到了日本鬼子拉什么防线。见吉钢哥脚踏海防线边儿,鬼子上去就给吉钢哥一个耳光,紧接着拳打脚踢,其中一个日本鬼子将吉钢哥挑在刺刀上高高举起,摔死在沙滩上……大哥被摔死了,母亲跑到沙滩上,哭得昏死过去几次,祖父、父亲更是伤心莫及。

说起老屋的建成,还真有一段悲惨故事,父母失去长子的悲伤还未过,1938年春节过后,2月13日日本鬼子在牟平雷神庙吃了败仗以后,不得不将队伍由雷神庙向西撤窜到贺家庄村报复。气急败坏地一把火将四五栋房子点着了。别人家有男劳力救火,唯独我家祖父、父亲在大连绸缎庄帮人家店主记账,不能及时回来救火,瞬间,西北风刮来,火势更加凶猛,大火烧了近半个小时,幸好几家邻居救完自家的火又赶来我家帮忙,但是,火烧得时间太久,屋顶和家里的东西被烧得精光,化为灰烬,原来很好的四合院成了断垣残壁,只在废墟下扒出了一个小木头匣子,这是妈妈的梳头匣子,小箱子里面装着妈妈的梳头工具。

祖母守着大火哭得死去活来,家里第二年自办绸缎庄的希望成了泡影。祖父、父亲每年在大连挣点钱都带回家存在家里,为的是将来有朝一日办起自己的绸缎庄,现在别说是办绸缎庄,连吃的粮食也没有了。

家没了,从此,祖父、父亲不得不从大连回牟平,找人帮忙,自己做小工,在废墟上又建起了自己的房子,但是落下的饥荒压得全家人喘不过气来。从此祖父、父亲给别人写对联、写信打点短工挣钱糊口,而母亲和祖母只得靠洗衣服挣点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,春天也只得挖野菜做野菜饼子充饥。小姑也只得辍学,和祖母、母亲一起挖野菜……

我家的家境陷入极端困境,祖父母、父母亲在饱尝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给我们带来的灾难以后,从内心憎恨日本鬼子。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,我们全家高兴极了,巧的是这一天我二哥出世了,祖父、父亲很高兴,父亲为了庆祝日本鬼子投降,特地给二哥取小名“永庆”,也就是说每年这一天要永远庆祝日本鬼子投降。

我们姊妹几个长大了,该

上学了,父亲总会指着老宅对我们进行教育,讲盖房子的不易,讲日本鬼子的残暴,教育我们要热爱党、干好工作。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那年老宅子被烧,我才二十多岁就得挑起家庭重担,现在生活好了,不能忘记过去的苦啊,不能讲吃、讲穿……”

每逢我和姐姐、妹妹、侄子、侄女上学或升学时,祖父母、父母亲都要叮嘱我们:“不忘国耻家仇,好好学习,报效祖国”。“不忘家仇国耻”六个大字被父亲用毛笔写好,装在相框里几十年了,它一直激励我们后辈在各自的岗位上扎实工作,克服困难,永往直前。

祖母在80多岁以后,对我们要求得更严,我们姊妹几个都出嫁了,我姐姐也在部队上当报务员,祖母高兴地对我说:“你公爹是部队干部,你姐夫也是师职干部,你外甥又是博士后毕业,这下子可好了,如果日本鬼子再敢来,要你姐拍电报给你公爹和你姐夫带队伍打他们,你外甥是博士后会设计,要他设计出好枪来,日本鬼子敢来,咱们家这些当兵的、博士后、研究生也能消灭他们几十个……”这话说得虽然有点离谱,但是,可见老太太报仇之心多强烈啊!

祖母对日本鬼子深恶痛绝,她86岁那年身体不太好,特地叮嘱哥哥不要把她埋在老莹上,要埋在雷神庙西山的山岗上,她要日出看雷神庙,日落也看雷神庙,她说:“这些烈士的血不能白流。”祖父母和母亲去世后,按照他们的遗愿,也将他们葬在离雷神庙二里的西山岗上。祖父母和母亲的爱国之心是千千万万爱国人士的代表。祖母也是真的被日本鬼子害苦了,直到去世那年——1986年的“九·一八”,还教我唱抗战民歌:“我拿起手榴弹,我瞪大两只眼,保卫家乡的民兵个个是好汉……”。

现在老屋已七十多年了,七十多年来从火海里爬出来的小姑姑最懂得党的恩情大,从这老屋里走出来了二哥最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高中校长,小姑在新疆农八师任教导员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,大姐、二姐、三姐也先后参加了工作,加入了共产党,我也在高等学院毕业后到公安局工作了,加入了党组织。在这老屋里最多时,是五世同堂的15口人,那时一提起五世同堂家,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知道指的是我们家。

现在,五世同堂的家已不存在了,大哥也搬到县委人事局家属楼了,侄女们有的在烟台市委工作,有的在牟平区公安分局、烟台市邮电局工作,外甥们有的考上博士后在青岛高等院校任教授,有的到南京工作。不管他们走到哪里,心中都装着这老屋,都装着日本鬼子在我家犯下的滔天罪行,他们工作起来劲头百倍,他们要用实际行动感谢党的恩情,不忘七十多年前的民族恨,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。

春天的气息

李善琳

春天,我沿夹河向北走向,弯弯垂柳,信步来看海浪。执一柳枝做笔,沙滩恰如纸张,在广阔海边写诗,与你做涛声文章。层层浪花,阵阵涛声都是畅想。浮想与深思,新时代篇章,柔情伴春天,温润沐阳光,洒满在半岛烟台海面上。山水相连,草木茂盛,谱写美丽诗般海洋。鸟语花香,海鸥展翅,大海上空尽情翱翔……

春到乡野

刘宗俊

周日午后,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沐浴着一路春光,饱览着人间春色,耳闻目睹蜂鸣蝶舞,尽情欣赏桃红柳绿。家家户户门外的杏花、梨花开了,路旁的桃花咕嘟嘴了,院子里的香椿发芽了,柳树的枝条快挂地了……繁花灼灼,一派乡村春色,处处散发着光艳灼灼的美好,安居在花开的季节,好一幅美丽的乡村春景图呈现在我眼前。

走进春天里,任煦煦春风吹拂,任明媚春光照耀,我已沉浸在美丽的春天里。这时的我就不免要想,春天的美在哪里?在细思默想中终于找到了答案,春天从冷酷冰冻的冬天走来,给人们带来了温暖,与冬天比,它是和煦温暖的;春天又要携和煦的春风走向炎热难耐的夏天,与夏天比,它是清爽适宜的;春暖花开的春天,经历了炎热的夏天再走向“秋风扫落叶”的秋天,与秋天比,它是春意盎然的。四季最美在春天,春天最美四月天。

春天的美美在庭院里,足不出户就能饱览满园春色,在和煦春风的吹拂下,树

华发和年华

曲璐璐

发黄。粗糙。最近几年里,头发不断地脱落,如今已经不足原来的一半。

妈妈说有旧的头发掉落,就有新的头发长出来。而我只是偶尔摸到藏在额头深处的绒毛,却始终没有等来它们继续的生长。

小时候进理发店是一件比去医院还可怕的事情。在反对无效被无情揪进去后就偷偷求理发师手下留情,少剪一公分也算是自己的胜利。可显然这种胜利是无法和被剪了头发的伤心相媲美的。理发师平和地剪着手指夹起的头发,而我没有戴眼镜的眼睛空洞地看着眼前的镜子,模糊的视线里,头发簌簌落下,触碰掌心,大滴大滴的眼泪忍不住滚落。

出了理发店的我就像没穿衣服的孩子,捂着红通通的眼睛飞奔回家,反锁上房间的门,又狠狠地哭上一天,不吃饭也不喝水。

那时照镜子没有如今那么频繁,头发从来都只是扎马尾也没有什么花样。从不



叶绽新绿,花儿吐芬芳。春天的树叶由初始的新绿,到嫩绿,再到鲜绿,最后到翠绿,绿叶里倾注了家人多少观赏的目光,引起了家人几多美好的遐想,随着不断变换的春绿感受着生命的力量。春天的花儿由起初咕嘟着嘴微笑,到微微开放时温柔地笑,到半开时爽朗地笑,再到盛开时开怀大笑。鲜花儿不断地吐露着芬芳,倾吐了满院的芳香。人们沉浸在满院的芳香里。花开时节,风儿轻浅,农家庸常的日子似乎也浸润上了几分诗意。

春天的美美在田野里。走进田野,您定会被眼前的美丽景色所倾倒,辽阔的田野里处处焕发出生机和活力。果园里一片片苹果树、梨树盛开着白色的小花,一如走进了花的海洋;一棵棵桃树、樱桃树盛开着红色的小花,就像走进了火的世界。田野里的荠菜、苦菜、山麻楂、麦蒿绿了,一片片的绿就是一片片的春色,野菜的绿里浸润着春天的滋养,喜悦着人们的目光,撩拨着人们的味蕾,唤起了人们春来挖野菜的欲望。

春天的美美在山岗上。走

进大山的怀抱里,亲近大自然,你会发现,春天的山岗那是另一道景观,冻枯了一个冬季的小草返青了,给大山带来了生机,山里的山茶花、洋槐花开了,小树发芽了,五彩缤纷,万紫千红,给大山带来了活力。乘着春天的气息,借着大山的魅力,人们结伴去爬山,去踏青,享受春天登山、踏青的欢乐。听山中小溪“叮咚”声响,听山鸡、野兔鸣叫,观山涧林绿,赏山花烂漫,心情好极了。站到高处回头望,高高的山岗、嫩绿的树木、辽阔的田野、美丽的村庄、袅袅的炊烟,构成了美丽的画卷,把山岚装扮得异常美丽,这就是春天的山岗,我们的憧憬和向往。

其实,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心情,春天的美美在人们的心里,有的人在春天到来前盼望春天,有的人在春天里祝福春天,有的人在春天里歌颂春天,有的人在春天里享受春天,有的人则直接醉在春天。

赞美春天的美好,就要体验和感受春天的美好所在,就要走进春天,拥抱春天的大自然,让美好的春天愉悦我们的心灵,增强我们的体能。

曾经正看过它,可它的长度却是我在意的东西,扎起马尾后发尖落在后背的哪个位置,记得最清楚,短一公分都会不舒服。

那时的自己还是个没有安全感的小女孩。

进入大学,头发开始不断地被折腾,看似得到了重视,实际上变得越来越不被爱护。我会在梳不动的时候用梳子狠拽,直到头发经不起痛落进梳子的罅隙里。会烫会染会拉直。受了三千烦恼丝蛊惑的我们,只要心情不好就有去骚扰头发的冲动。以为剪短了头发就可以丢掉烦恼,可是镜子里的自己一次一次不一样,依然换不来一个最好的状态。

我们总在不知所措时把希望寄托在某种物质上,却往往徒劳无功。

如今,头发保留了最初的黑色自然卷,不再烫也不再染,每天洗头,定时进理发店修剪。不再在意它的长度,却开始在意它的厚度,每一次掉发,都心痛。

原来不知不觉里,我已经把记忆藏进了头发,不允许被

弄脏,弄乱,更不允许减少。

可是头发和记忆却像是欢喜冤家,记忆多一点,就会去挤兑头发,让头发脱落为它们留出空间。而我任凭它们据理力争,无法为记忆找到第二个家。

时间如海。我匍匐前进,生怕年轮碾到自己,更怕流年冲走记忆。可我以为已从时间里逃逸,却没能留住头发,连同记忆,它们随水冲进了下水道,再也找不到。

如今即将三十岁的我依然顶着一张婴儿肥的脸,我明白,那是放不下过去的证据。我两手紧握,好的坏的,掌间的纹路被挤压得越发清晰。若一松开,统统都消失。

我从不能想,若有一天对记忆选择释然,是不是皱纹就会随之迅速地爬上额头,我终于落进时间的掌心,结束偷渡。

终究,我仍在时间里躲躲藏藏。眼睛里闪烁着的是20岁的光。

发如草木,昼夜生长。我每天祈祷。

而那些被我视如生命的记忆,它们听得到吗?